江東十鑑

孝宗嘗有志恢復高宗苦禁之至三敗而帝之志
隳矣宗之終失中原魏公爲之也舜臣乾道間進
士蓋一時議論如此其書徒作憤激語而事無設
施實際視李仁父與朝廷鏗惜諄遠矣紫楷識
嘉慶丁卯清明

江東十鑑

宋李舜

周瑜赤壁之鑑第一

臣聞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險狠之資潛移漢鼎義師之定於江東者操所不便將遂并吞之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之衆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下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覷其巍巍而疾攻之一舉而焚之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濒死義師之氣遂大振于東南六朝舉江左以圖中原此為第一機會江

東君相倚能乘此之銳覆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御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將攝之則彼衆可以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劉權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逼荊楚既平其意以為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當便足于是關羽周瑜襍處南郡而劉豫州亦遂駐兵公安聚三雄于荊州而縱曹操于河南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遂至于損與息轡而倒戈自攻此何為也哉至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則

足以搤敵人之胃腋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謂孫劉之爭荊州當爭之于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之于赤壁既勝之後何則江東之師賺鏖兵譽才過襄鄧則荊州已為吳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于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荊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借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荊州之故内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于度外逮夫襄陽之役關羽方入于樊城而呂蒙搖櫓之聲已傳于江陵關羽才死于樊城而先主七十餘屯已出于白帝兵連禍結又復三年是時操死丕立中原之釁正當可乘而吳蜀方

自以干戈相向孫寓趙咨之徒奉吳之聘以講于魏者蓋無虛日至于辛毗任子之請辭之不可然後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長以兼天下之說始用吁已晚矣故吳自濡須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間如吳克石亭則蜀圍陳倉蜀出武功則吳向合肥謀不為不同力不為不并然是時魏居中原植本已植位號已定其釁之隙可乘如襄時矣間有攻一城取一邑麾兵相敵僅能克之往往得不償失空自疲其失計也甚矣向使亦壁既勝之後移爭荊州之心以爭天下因操之敗窮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頓息而漢之日月重光則當塗氏之子孫安得有

如今日之陸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狹志小而謀踈知有荊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機會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觀則周瑜等輩遂冒于華容而使之歸于許洛者乃所以除地于荊州以待孫劉之爭耳可不為之長太息哉雖然漢自建安之末吳自為吳蜀自為蜀固不可強連雞之栖以圖中原其取荊州之地而中分之尚無足多責而東吳之君臣止望畫江而守之初未嘗有志于中原故魯肅首陳鼎足江東之計止有欲包有荊楚而呂蒙關陳規取關羽之計亦欲全據長江其謀取荊州則久之而其進圖天下之計則未之前聞也宋宣嘗因石亭之勝請進取壽春以窺

許洛而吳王弗用商禮嘗因魏氏之喪請西命益州以并圖大舉而吳王又弗之省五十餘年之間命將出師攻城畧地東不過合肥北不踰襄陽抑嘗征夏陽圍新城攻六安然夏陽之役荀禹乘山舉火則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親至壽春則又退六安之役司馬仲達引軍救樊則又退其輕出遊兵姑欲抄掠緣江之一城一鎮而已非真一舉而取中原者也其棄蜀而講和于魏取荊州而全據長江者亦吳之君臣胸懷本趣云耳可勝惜哉善用江東者前監東吳之陋而勉圖混一之功庶幾車書混同之效發軔于東南以振江東之氣則天下幸甚

祖逖譙城之鑑第二

臣聞晉都金陵非吳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孫自琅邪藩邸而來江東荀藩等推為盟主而翼戴之其位號居正而石勒以胡起之奴隸縱橫中原其醜其惡十倍于曹操江東臣子奉帝子之義兵而以順攻逆宜乎其易與也然石勒乃一時之魁猾而附之以石季龍之驍暴東郡之戰死者十餘萬人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獨惟范陽祖逖捕蛟不敢少遺餘力譙城之役大破勒軍蹴勒于黃河之外使之勢窮情屈而講和之書迭至于豫州之麾下石氏之氣蓋索然矣當此之時因其解弛縱怠之隙而推鋒越河以掃除其遺類豈不快哉夫

晉之君臣其廟謨廷議殊歸人意逖才一勝未及再舉而劉隗之謀遽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節以臨以逖之慷慨英發勇于進取而乃受若思之節度甘于覊制竟以憤死則是石勒未嘗損一金而反間已行于殿陛之間如劉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為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謬一至于此曾謂江東宰相有如王導而無一言以救其失欲請移劉隗之罪以罪王導且外域之入中原前晉者未嘗有也自劉石倡亂蹂踐諸華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驚逃中原之州郡牧守聞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虀粉之以快其憤而劉石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譙城之戰幸而勝之是時元帝即位之初年

也天下之所觀望人心之所激昂正今日導為江東宰相固宜乘此機會力請大駕起江南侍衛之師而席勝渡江出壽春向譙城以為祖逖後距則逖之聲勢益振而義師之勝氣自倍繼而聲逖之勝以激四方勤王之師以一檄移山東使曹嶷慕容廆之徒自青兗至以一檄移關西使張軌司保之徒自秦梁至以一檄移河之東北使劉琨邦默之徒自并冀至使四方豪傑知帝之能旂鑾輅近向河南必將雲合響應會于輦下以助逖之進掃除塵紛而修復舊都當自譙城之勝始惜乎以導之相晉其謀識才畧號為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齊至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導亦能勇之之當元帝

即位之初四方征鎮瑑起而望之不幸中原割據道路梗塞一聞僭君之子因義師之勝進幸中原則其為響應與齊咸公之時何啻十倍豈意導之相晉曾莫勇為之當遜既勝之後勒之勢窮情屈正自可乘而導終不能勉奉親征之駕出建康以向讎域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討石勒明日檄諸鎮以會河南河南之域晉之陵寢在焉晉之子孫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號名天下之師四方征鎮誰復至者致使遜之在河南犄角無助獨以一身搏戰于雍丘之前而又輕縱劉隗俾之引澆薄無功之人以沮軋至此何為者邪遜存而河南存遜亡而河南亡晉人之所以沮遜者乃所以棄河南也故遜

死未幾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圍譙城置王陽于豫州驅祖約于壽春已而郗鑒以鄒山之軍退保于合肥卞敦以下邳之軍退保于盱眙劉遐以彭城之軍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急難並蔵猶之决一世之　以縱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間非但河南之地無以堅凝而兩淮保障亦因以動搖勒之慓悍因得以再窺江東門戶于一重之外而終元帝之世竟爲不討之讎蓋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會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寔足以聳動天下之心而河南之境又足以大鼓義師之氣席勝除殘正在此舉而晋人甘自棄之彼劉隗不足責則非導之責而誰責欤抑嘗論之元帝之渡江寔王

導本謀而導之所營則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餘屏之江外若無預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陽軍中大疫死者大半其疲敝可乘也而導不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霖雨三月不止其飢困可襲也而導不襲張賓謂其欣于敵去必不以奇兵掎擊蓋足以窺見導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諉者是時敵人方且奄至江外勝負未交長驅席卷勢亦有所未便乃若遯之于河南則不然設奇制勝敵勢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書通好而欲遂講和其君蓋可知矣夫合勤王之師以乘其敗怯之餘此固可以為萬全之舉而導亦未嘗少主其意議何耶意者導之相晉專務姑息才得江東恬然無事以延

歲月使足自慰藩維之在江外者但欲羈縻而已非真能翼戴人主合諸侯而一天下者觀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殺周顗而導不能救庾亮召蘇峻而導不能止卞敦不赴國難而導不能戮郭默輒害劉嗣而導不能問一時諸將如賈寧等輩多不奉法而導不能懲以此窺之則導之為人蓋偷安茍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國之功而初不知外合諸侯內興王師以為恢復中原之計此劉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說而使祖逖幾成欲就之功遽爾中輟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嗚呼閫外之謀與朝論不協則有為之功動多破缺由古以來每每如此而譙城之勝尤為可惜者蓋以元帝即

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勢而甘自棄之故也乃今真人撫于東南九州四海皆所屬心焉冠劍大臣密贊廟謨者宜視此為鑒以進江東既勝之師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褚裒彭城之鑑第三

臣聞馬上之不可以久安長治也尚矣方石虎強盛之時自以為非天雒吳隋則子子孫孫永無後憂盖謂江東不足慮而中原未必有變也一旦爭奪之禍起于諸子石韜之血未乾而張豺之謀已啟石世石遵石鑒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殺奪自元海以來骨肉之內自相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褚裒乘此之釁舉北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師襁負以降軍門者

以千計朝野之士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東之此舉固已有混一天下氣象使其席勝長驅有進無退則毡裘之生聚自此無遺種矣奈何東之所出非自中指行師而朝議不許師退而佐兵不繼出未踰時而遽以王龕之敗召元帥以班師使之南轅反旆還入京口當此之時非惟山東河南之失望而河北二十萬之遺黎業已渡河而無所依附悉入于健等輩垂涎之口江東君臣其　兵縱敵之禍可勝言哉嗚呼晋人之縱兵敵蓋非一矣石氏自導釁而下一門昆季既已內自相殘而冉閔石祇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之日一時英雄各懷去就而莫適為主數年之間相繼款附

者不絕如綫苻洪以冉閔之故遣使請降而苻健以麻秋之
禍則又稱爵以聽王命姚弋仲以石祇之滅稽首來歸而姚
襄以弋仲之死則又單騎以至壽春冉閔以石鑒之誅臨江
告晉而冉智以慕容儁之禍則又奉璽以求兵助此豈狼子
野心詭詐百出其來致款附者雖皆非出于誠然而亦必內
有變故然後肯為此舉使江東君臣真以恢復中原為志因
其獻款之際或屈而臣之或從而麾之則兵戈之禍必不至
蔓延于天下豈意一時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龕
稍敗而褚裒之軍俄已召歸繼此之後不復再出中原豪傑
一切縱之而不問其亦何心哉且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人不

可以噎而廢食將不可以一挫而班師是以李廣前鋒之失利不足以寢衛青伐敵之兵高霞寓偏師之少卻不足以沮裴度討蔡之志而況衰之時敵勢極衰人心極順三勝一失何足損威縱使當時君臣謂衰非長慮請衰為不武則天下獨無人乎不過別選賢將從而代之如鄧禹關中之敗代以馮異而終破赤眉郭子儀滏水之敗代以李光弼而終破安慶緒可也而何至名元帥而班全師彭城之役既已坐失機會而乃今年以故師之號命慕容儁明年以信都襄國之號命符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號命姚弋仲及其子襄容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一但惟以方州遥授以

虜爵羈縻此曹窘于變故應既受命而封豕長蛇之性自若也故附款未幾而旋又背去苻健則自枋頭以入關慕容儁則自幽州以入鄴姚襄則自許昌以入洛前日之稽首請降而願受封爵者今復起而為勍敵一于關河許洛之間中原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而晉人方且弛然安卧若不知覺豈東晉之人才立江東之廟社而遽忘中原之陵寢乎嗚呼粵自永嘉之亂晉遷江左其立國于金陵者姑寓云耳綿歷數世之後而在朝已無中原舊臣後生晚出稔于見聞遂以為晉之廟社寔在江東為晉之計者止當限長江而謹守不當越長江以僥倖一有議及北征則爭相沮抑

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嘗欲出田襄陽而蔡謨難之石虎之
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陸而孫綽諫之至是裒之戒嚴勝勢
已見而朝議又欲沮止雖其後商浩之出稍自中止而王羲
之之徒蓋未嘗少許也庾亮商浩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姑置勿云而褚裒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來歸
而關中豪傑又復在石苞以應晉此天下將遂混合之時也
晉之諸臣乘此之釁自當厲兵秣馬以與裒共驅不能則選
將益軍以壯裒後距而一時權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視成
敗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而又遂　韓盧東郭所以俱斃之
之論而沮毀其事肉食者鄙例無遠謀其敗人意如此為國

家者果何賴耶嗚呼晉自建武以訖永和歷世凡五歷年凡二十有七年時尌尌常恨中原無蒙一旦獲遭而蔡謨之徒乃多出懦語以掣褚裒之肘遂使恢復之功俄成而壊而後世搢紳之士拾其遺迹而論之尚以謨等為謀國得策如此則是東晉之君俱當拱手環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寢無時而可復也昔者蘇晉之亂溫嶠舉義兵于武昌以討之朝士來者皆謂峻之徒衆驍勇無敵今日之舉惟仗天討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嶠勃然變色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于是督兵從白石壘以攻之一舉而遂平蘇峻使嶠當謨之時而出數語以斥其懦則謝臣之氣稍振而彭城之師

必不至倉卒以名歸豈意冠劍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
憤抑而不平故將舉江東以圖恢復之功圖必先闢恭謨之
說而後可

桓

温灞水之鑑第四

臣聞晉自永和以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而五部並起紛然
而割據之苻健氏之遺種也而據關中姚襄羌之遺種也而
據河南慕容氏鮮卑之遺種也而據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
隴以西盡為鋒鏑之區晉之群臣相與熟視其代興而莫敢
誰何惟桓温以一世之豪銳意討伐頻年舉衆搏戰中原如
捕蛟螭搏虎豹不肯少容其縱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

永興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墉金墉即今河南之洛
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頭枋頭即今河北之衛州也溫
軍三出而三立奇功批亢擣虛直傅賊壘其克敵制勝之功
抑亦壯矣惜夫勇雖有餘而進銳退速其北伐之師雖則中入
中原而類皆畏愞觀望而返返自灞上而關西之望絕返自
金墉而河南之望絕返自枋頭而河北之望絕非惟不足以
救斯民塗炭之禍而適足堅斯民從賊之心嘗原其所以—
金墉枋頭之失則寔自灞上之役始深可為之痛惜也且關
西之俗鼓義慷慨遇真人則欣慕聞義師則響應故高祖入
關則爭具牛酒光武持節而喜見官儀宋武西入長安而感

泣顧留廣平王收復京師而歡呼夾道然風聲之所激雖且
翕然而集拯救之不力則俄亦渙然而離故鄧禹之至馮翊
三輔蓋嘗爭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則旋歸盆子諸葛亮攻
祁山三郡蓋嘗遥應矣而亮之遲疑不進則還附曹真當其
關風趨附而鱗集輻湊者不可不疾乘其會而慰安之也方
温之至灞上也關中之父子兄弟爭持牛酒以迎勞望官軍
而感泣者無異于漢是時苻健之在長安僅以羸卒數千而
退保小城其勢固已岌岌使温于此因秦民悦附之心鼓義
師銳勝之氣如子儀關兵南州之日以至誠而動衆加李晟
進屯渭橋之時以忠義而感人夫然後建旗鳴鼓航一葦以

至灞河則苻氏之遺種當面角稽首以獻降款于軍門矣然則三秦豪傑必將肉縛苻健而開門以納官軍矣豈意温不能然當此也軍灞上隔長安才一水乃睨視長安之樓櫓四顧徘徊而不敢進未幾而回轅反旆輕徙降人三千餘口以出于藍田之南此何為也哉温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傑乎抑亦係累老弱而歸以夸示于江東者乎觀温之在灞上王猛被褐而謁之責之以長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傑所以不至則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隴上多豪山西將將蓋風土使然而先漢之世又徙六國強族十餘萬戶于關中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衆逮至西晉之末苻洪嘗說石虎徙關中

豪傑以內寔京師而洪以都督流人之歸處于枋頭其後苻健卒因枋頭餘衆以入關又姚弋仲亦嘗說石氏徙隴上豪强以虛秦隴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歸處于清河其後姚萇卒因西州强族以與渭北盖關中豪傑雄盖一世以關中之豪而復攻關中則何往而不濟温之所徙豈真豪也哉王猛之在當時極談世事議論英發如猛一人盖可敵關中豪傑十萬而温欵接未幾旋復謝去卒使留佐苻堅為晉人心腹之患幾三十年非惟不能藉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以歸晉室何温之忍為此舉也大抵温之北伐但欲以功名取時望非果必攻必取蕩其巢穴而為混一華夏之計是以

其後雖再取金墉入枋頭而旋即班師中原之地若不能一朝居者其視灞上之役同為一律觀其洛陽之役王述謂溫初無事實徒欲以虛勢威朝廷而溫之議果寢枋頭之役郗超謂乃今盛夏之際可以經造鄴城而溫棄引日月竟不能決則其行兵用師之意蓋可見矣其所以威褻而不張兵退而無作其兆于灞上之役乎雖然溫之豪悍真可以荅堅羌氏掃除河洛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終溫豈固樂為此哉嘗試循其節而逆觀之則所以疑溫之心而啟溫之縱者當時君相不為無失也且溫之跳梁暴橫固一世之老姦而果敢激烈亦一時之豪傑乾綱駕馭如漢祖之所以待韓彭者則

其智力當爲國用不然則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矣兵可也
而晉朝諸公則不然會稽道子之徒顧以溫有征蜀之功疑
而不用溫之衆才達武昌而遽以驕虜憍任之捸戎之手蠹
置于荆襄之間而乃以商浩之晚才進當征討之任逮夫桑
落之敗溫始拜表輙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溫于是始有輕朝
廷而無必取中原之志其師之迭出姑欲揮戈耀甲聞立奇
功以服時望而要九錫耳夫以溫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
乃使溫用朝廷舉十萬之師出入往來一任其所爲而成敗
進退未嘗一問卒使英雄果敢之氣變而爲跳梁跋扈之禍
當時無政一至于此其所以不能盡復中原者豈獨用兵之

罪哉寔當時君臣有以啟之耳而或者乃以為吳兵輕果利于速戰曠日相持則其銳氣自挫故臨桓用之以征中原雖暫能得于前而旋復失利于後其厚誣江東也甚矣茲故極論其所以成敗之迹而為江東一洗之

謝玄淝水之鑑第五

臣聞天意之不祐殘暴甚昭然也符堅養兵于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歲星所在軫胃而攻之雖符融石越爭以晉室無釁天命未改為言而堅哆然而莫之恤賊雖無強天厚地之勢何其毒之至此以起而行之一于江東乎觀其百萬之師直壓吳境傾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

而謝玄牢之才可以鉄騎蹂殺之志則夸矣然淝水之北岸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縊而苻堅挾傷弓之翼以潛遁而全師潰散相與枕籍于淝水之中吳江之流不斷而淝水之流則斷當此之時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為人形而淮淝以北風聲鶴唳皆晉師喧呼馳逐之聲也淝上之捷庸可歸之謝玄等輩之英銳而草木風聲之異亦豈玄等所能為哉觀此則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唱皆造物陰有以啟之天之祚晉而不祐強秦蓋如是其昭然也晉之君臣所以勑天之命而驅除禍難者當何如耶且堅之遁自淮淝也歸未及關而慕容垂叛之既及關而慕容沖叛之一時英雄迭

起而為肘腋之禍天之所以壓堅父子不但淮淝之一敗也
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耶挽吳江之水以
洗關河嵩洛之烽烟其不在茲時乎謝安乘此之勢出廣陵
以指授而謝玄受安之命進彭城以經畧于是分遣諸將以
收復[illegible]封渦潁既定而三魏復降東至于鄄城廣城北至于
碻磝滑臺王師所至旋即破滅茲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
晉師之所經行類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堅在關中則不進
討丕在鄴中則不力攻方丕之與慕容垂相抗也丕軍粮竭
進退路窮而慕容垂亦以歲飢衆潰退保中山堅之與慕容
冲相持也關中大飢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銳鋒屢挫挫力併

憊此兩虎皆斃而一刺可以兩得之時也使安于此命謝玄起彭城之軍而率劉牢之劉襲等因救陽之勝以擣鄴中命朱序起洛陽之軍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函潼之關以攻陝右則一舉而關之西河之北悉皆歸晉之版圖而奉晉之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兖豫之間竟不能逾關踰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米于枋頭以濟苻丕之飢明日率軍于關陝以為苻堅之助夫淝水之師百萬進此其志欲何為幸而天敗粮盡兵屈不奮力以勦除之而尚可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不應于此講也而謝安父子乃舉國之大讎讎以附之相忘之域致使西羌鮮卑之種反徐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

鮮卑之祀已復項城之壘猶在而西羌之業已成晉兵彷徨久之竟無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歸淮滁壽陽之鎮各悚其本來面目而無所增損則是淮淝之戰端為西羌鮮卑驅除烏雀也自今觀之其一破百萬非所以為晉人賀而乃所以為鮮卑西羌賀不亦深可憐哉說者以為是役之無成乃會稽道子姦謟擅權而不恤國事故託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師之歸而不知量宜旋旆鮮甲息徒則亦安之本志也觀安之受命出征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豈銳于驅除而身膺碎裂無所顧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鎮靜之謀多而經畫之謀不多撫綏之功勝而征伐之功不勝

觀謝玄之請問籌畧而安了無所言桓沖之請益兵卒而安一無所受徒欲外示閒暇以僥倖大敵之不我攻而已非以為滅敵之計也故淮淝之役雖大敗與運賊徒靖（潰）散而安乃彷徨中原坐觀鮮卑西羌之成則竟以無功失律而班師曾謂謝安之復晉乃不如慕容垂之復燕也歟觀垂之在秦以失國之讎噬臍悔恨求欲以奇禍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堅起南伐之志舉國以為不可而垂力贊其行蓋欲伺堅之敗而乘其釁也及淝水之戰百萬之師悉皆遺散而垂一軍獨全蓋欲俟堅之來而徐圖之也唐太宗謂堅之入垂軍為中垂之計先定于中者如此豈意安之于晉當未戰之初曾無

先定之規而既戰之後了無善後之計也欲文類畫義氏言之則謝安之清談廢務即王衍之流使衍不敗當作謝安而安之成敗未白差勝王衍一二而已

劉裕關中之鑑第六

臣聞晉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間氣力雄渾足以扛龍文萬斛之重者惟一劉裕而已觀其崛起漁樵之間一時英雄皆以草澤真龍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師浮海徑入大峴而青齊海岱之地一日清汎然後料兵向西一舉關中銳師驍將三道並進檀道濟則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則自汴以入河王鎮惡則自河以浮渭設

奇料敵智勇俱奮已而檀道濟自蒲坂以會王鎮惡于潼關沈林子越秦嶺以會沈田子于藍田而王鎮惡自渭河則又舉衣粮船筏順流東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龍驤一軍才抵長安北門而姚羌父子面縛請降遂使百年文冠迄至剪滅而關中父老垂泣以賀官軍自有關東以來蓋未嘗有此捷也故嘗以為赤壁之役江東之師勝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則關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無留難者江東之師固不負裕而裕鼓江東之氣以取中原亦無負于江東出江東以取中原使夫關河有主而赫連拓跋俯首奔遁此

千載一至之機正當力投其隙而勇為之裕之所以終用江東者固應如此也奈何關中之地粗能填輿息駕稅休于日昃之頃而初未及冀險排闥以定民志而劉穆之死于江東裕乃搴旗旋師奔走東歸顧以乳臭小兒為三秦之主卒使鎮惡田子內自相圖以啓赫連之入則是裕徒知以身固江東而不知以身固關西者乃所以啟江東也除伏撥亂功烈如此而不知所以堅凝之術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關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萬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導江淮則下兵于函潼自能一出其背而搤其吭故

重兵宿于關中者江東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關之險一旦還歸版籍再為晉有自當定為帝車天蹕之所以斡旋天下則江東之地固關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捨關中以防江東者哉嘗試為裕畫策裕之北行一時驍將悉頓麾下檀道濟以襄邑之勝聲振河北而魏人憚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以備拓跋王鎮惡以王猛之孫關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之屯于北地以備赫連而沈林子田子與夫毛德祖傅洪之徒又一時勛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護河南或置之彭城以護山東或置之南陽以護荊襄或置之睢陽以護江淮使之如臂指相連手足相應則江東雖邈在萬里之外而卒然

有急可以相援劉穆之死于江東而一時機謀如謝晦者猶可以順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捨關中之天險而躬自奔走以歸江東也使裕知此分守諸將以護四隅而以身駐關中以為諸軍重且息徒養士運糧積穀南運江淮之資自襄陽歷上津抵扶風而西引巴蜀之粟自漢中出陳倉入櫟陽如漢高故事遣吳蜀援資附三秦以壯軍容夫然後首起關輔蜀漢之師而督王鎮惡以取赫連次起司豫青齊之甲而附檀道濟以攻拓跋則六合車書百蠻冠帶而江左興王之地當鎮壓于天下亦何必身歸江東而為為江東之重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萊首誅靈寶以清全吳繼而殄盧循

于廣而擒熊縱于巴蜀則江東之地首蜀漢而尾淮南上下江流不斷如帶而江之外又得関之西以至于山之東煙火亭障彌稱萬里固當渡江而北駐蹕中原以為江東之外蔽然晉自南以來植江東之本甚固非如関中新造之邦逼于魏夏而其勢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関西于諸將以歸守江東其計得矣是不然裕之為人才力有餘而謀謨不足其蕭山東舉関中皆以全軍致死地以取勝非有經畧天下之規模素定于胸中者其急歸江東則亦裕之本志云耳觀裕之泝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謂其勁躁之性必不顧後患而赫連勃勃亦以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則裕之無意于守

關敵人皆以此先見之雖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關中者蓋可以預卜也不然三秦形勝之地帶連山東而益之以吳蜀之饒自足以制魏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而進攻關中兵才入關而劉武周舉兵以攻太原諸將業業已議還救本根獨太宗以為不然破宋老生擒薛仁杲既平關中定為帝都然後一舉而破劉武周而實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發而況裕之入關九州之地已據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拓跋赫連何敢輒動惜其朐懷本趣止在江東而一時諸將又非過人之識以起其意當其既勝之後裕亦嘗建為還都

洛陽之說而王仲德獨謂當以建業為王基不可驟議遷徙于是奔走東歸竟不能守死當是時而有如張良者是婁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駕有如郭子儀者闢程元振之論以止代宗之東遷則關中之地固可奠險排關以為帝王萬世之業而必不至委棄以貽敵人可勝惜哉可勝嘆哉嗚呼江東之勢龍盤虎踞興王之地也用江東以取關中者固有餘而留江東以守關中者則不足蓋東西萬里之遠不相接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是也然則乘時遇勝遂[illegible]進幸于吳蜀之兩間以為東西諸將重而關中廓清之後即日西駕都長安其今日恢復中原之上計乎

劉彥之河南之鑑第七

臣聞宋文帝賢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練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時拓拔氏起自陰山而入中原控弦百萬威振天下五部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顧起江東之精卒直指河南飄忽震蕩疾如風雨致使北邊諸將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碻磝滑臺悉皆斂戍相避初不破江東一領甲折江東一隻矢而河南四鎮之地還為宋土宋師之入中原其鋒不可當而勝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強馬尾所向無不摧破而獨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嘗一與之較則其國中之人亦必有說而慶此了隣敵于目中而具見識于

閫外者于此當以長策禦之而當時諸將曾莫之悟到彥之之流方且津津然喜見眉間畧不知所以戒懼之意則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諸將之計甚踈故魏退未幾而旋復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風奔潰而碻磝滑臺復亦不守則以其不諳北土情偽而墮佛狸之詭計故也嗚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歷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與中原抗衡者非帥閫之專謀則權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詔也獨惟宋文帝以賢明之資承富有之業斷然起并吞北方混一華夏之志而一時諸將憑籍威福之力乃致為魏人之所悞竟使文帝之志墮于渺茫之域其亦焉用彼相也且佛狸之強大不

滅苻堅崔浩之機謀不下王猛其為江東之患烈矣一旦宋師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鎮之地以復渡河而北亭障斥候為之一空此豈其情也哉觀崔浩欲縱使北來俆取于秋高馬肥之際而魏亦欲住擊于冬寒地淨之時則其斂戍北渡者姑欲委餌于大河之南退而結網以漁之于後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彥之則不然敵在而懼敵去而泰自河南一勝之後遽為分屯列守之計首起潼關而尾連彭城之西列城經二千里而每戍不過千人若彥之守河則謂之無策可也夫長河叅帶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碻磝滑臺皆緣河南岸西向河北固敵人所攻之衝不容不聚兵于此然

而敵人東從徐泗以冠江淮西出商虢以薄襄鄧則每每繞出其後而河南四鎮之地遂為棲兵故駐兵于四鎮之地而不動者未必能守河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厲兵秣馬以攻為守使敵人四顧而備我而我不至倉卒以備敵如漢祖之守關出而與項氏持戰于滎陽蓋欲以身屏蔽函潼之外如諸葛亮之守蜀出而與司馬仲達對壘于渭南蓋欲身外護于蜀漢之間如此則敵嘗備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憂墮其詭計哉奈何彥之之徒慮不及遠目前才去強敵而意外已忘黠計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國人皆謂宋師南侵而捨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彥之等猶不知擣其虛及魏人之西

伐赫連也其國中又謂宋師猶在河中若捨之西行則東州敗矣而彥之等獨不知乘其隙致死使魏人雍容不迫悉舉其國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連以絕佛狸之後患然後徐復渡津飲馬于河洛之間而四鎮之地還復聚而為它人之域可勝惜哉向使彥之于既勝之後以攻為守日夜申警其師俾之北首趨而東道衛冀西道持鄴以乘其西伐之虛則為佛狸者當不暇須息而詭計自亂如不可殺必驅之于陰山之北而後止又安許其再出而蹂踐于河南四鎮之間惜夫一時諸將憎不及此雖王仲德猶從武帝西伐閱天下之患難最多獨能逆料虜情之詐而制勝之謀亦不及此姑惟

退自憂歎形之言色則亦與晉之恭謨何異故嘗以爲晉元帝有取天下之勢而無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難成然後知河南之役既勝而復失者非江南白丁難進而退易之罪也抑嘗觀北人之輕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關之初魏人嘗謂縱使國家盡棄常山以南彼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及南藩諸將表南師將入而魏人又謂縱使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到彥之輩不能至鄴而魏人又謂吳人正望因河自守北渡北渡之意其爲北人所料審矣是知江南諸將進不勇決守不堅重使知所以取勝而不知所以

持勝故兵才一勝業已偃然志滿意得不復有進取之意其
形外露敵人得以窺之文帝謂檀道濟再行無功者以其養
寇自藩而到彥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動蓋寔語也
雖然諸將之不力固無所逃罪而帝于戒飭之際則亦不容
無失觀其臨遣諸將且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入之若
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則諸將之所以分屯例守亦帝之出師
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有有以縻之也嗚呼以文帝元嘉之
治獨冠江左其讀王玄謨奏議且有封狼居胥意則混一之
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師之際猶有遺恨然則一舉而定中
原其惟我宋乎

肅衍義陽之鑑第八

臣聞外域之所以據有中原者非其自爲之也皆中原之人誨之誨石勒者張賓也誨苻堅者王猛也誨魏太武者崔浩也誨魏孝文者王肅也然石勒之欲救襄漢則張賓止之苻堅之欲攻晉室則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襲劉裕則崔浩止之夫數人者其一時謀議了無遺策而于江東之國俱不敢輕議獨惟王肅一見孝文于鄴首陳伐齊之計孝文從席移景不覺其疲于是圖南之規轉銳而王肅劉昶遂舉數十萬之衆以向義陽肅蓋齊人王奐之子而昶則江南劉宋之後也肅之入魏蓋爲父復仇而昶之入魏則爲國復仇孝文于

此既以王肅將兵而又以劉昶益之蓋將以助其忿而成其必報之仇其謀深矣齊之群帥疑若不足以禦其鋒者而蕭衍揚旗遽至一肅昶奔遁流血終縣則是江東之奇才良策固自不足若蕭齊者初不必鎖長江而自守以 拓拔之强然魏兵才退而齊人亦遂解嚴此其何故也蓋齊之羣帥其設奇制變者獨蕭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廣之輩例皆畏懦闒弱不足與共催大敵故蕭昶中箱中所藏之勅亦但曰若得蕭衍則江東吾有以此而觀則廣之不能以勝而攻魏者為將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謀齊非一日也每自邪國一戰既歸之後躬造河橋親選步騎將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陽

一旦欲自舉兵燕代諸將稽顙于戎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肅之謀然後決遷之議征南之師而其國中之六宮文武從官家屬悉遷之于洛陽然南方炎蒸之地非代北之人之所宜也是以其時老舊宿將皆不樂是遷雖至親骨肉之間如其子恂亦且苦河南之熱而潛遁于北則是孝文以獨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國焉耳雖則王肅崔光從而和之而貴戚舊臣相與怨疾爲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語又明日禁北人之代還故子恂內逆而穆泰外叛則其寡蓋可知矣當此之時捐數十萬金而遣一二辨士掉舌以行反間之計使其侯王將相內自相圖然後厲兵秣馬

乘間而疾攻之則一舉可以勦除而匹馬不還于陰山之北
矣奈何齊之君臣慮不及此獨一蕭衍其智差可以辦事而
一時諸將畏懦不苟武又莫肯共為大舉深入計致使其秘謀
奇術時用之于義陽一戰之間觀其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
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此奇策也
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其不意則破賊必矣而衍猶未敢
輕用也兩軍既接而堅壁以拒王肅一鼓既退而遺書以疑
劉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後揚鞭得勝此則先用間而
後用奇固非王廣輩之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陰山數十萬
之步騎而聚攻三關非用奇而繞其後則何以衝其強以王

肅劉昶俱有似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濟非用間以散其謀則何以嘗其銳先之間而繼之奇其機謀蓋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計以内間于燕代之舊臣俾仇敵之兵自相圖于洛中而范增之禍遂中于王肅則衍之奇兵蓋可以進圖強敵而清河洛何止于流血絳野單馬逃去也哉嗚呼拓跋世居北荒遠于諸夏迨至明元之世以雲代苦飢將謀徙鄴而崔浩之徒極言其不可于是復歸陰山而時出以擾中原宋齊之君臣蓋嘗深患之而不能徑探其巢穴則以其遠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據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時權臣又且不相為謀則其危亡之釁端自可見而齊人隅在江外拱手而莫之發致

使拓跋之極盛倘徉于中原而丕脩先世帝王之詩書禮樂以善其政治大立其規模而齊若無所聞知者豈以為無預吾事而恝然忘之哉夫齊自高祖與魏一戰而大江南北遂講和好玉帛相往來慶賀相遺問者往往一歲之間而于再于三間眥屈指數之自永明元年至延興元年魏人來聘于齊者凡九自劉纘至劉　齊人之所以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觀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遺而邢巒一歸之後遽起南征之師則彼之詭詐不測豈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問然齊之所以不暇大舉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繼統承業者非有賢明仁孝之聲聞于天下其視揖遜

相受者懋德多矣而其見之行事者又不能推心置人腹中使欲為殺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觀其永泰之誅典籤之禍齊高武親文之諸子死于兵者殆盡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武如王欽則如陳顯達則又懷不自安日懼誅戮其間以癃老默默而免者僅一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雖強寇逼境而一時諸將莫不觀望進退獨惟蕭衍一軍奮戈以前而王廣之徒擁衆徘徊竟莫一助者雖則諸將闇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際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惇敘宗室之懿親以茂其本支收名先朝之耆老以為之心腹則其國固已具

勝勢將見宗族協謀將相効力以掃除涵之寇而敵人之釁不容坐視而不進惜乎其國之本已先自撥而不暇鳴鼓以攻之徒使蕭衍之奇兵才一見于義陽之戰而旋即班師惜哉世之覘國者知齊人之所以不振則知今日之所以必勝矣惟上之人亟圖之

陳慶之洛陽之鑑第九

臣聞梁武帝在江東四十八年而敵國凡更八主以其在江東四十八年之久則宜其有餘力可以舉中原以敵國之凡更八主則宜其有外釁可以滅強敵然命將出師時出以挑魏而終不能一舉武以踐中原之土此其何故也蓋帝之膽

于機會而重于失洛陽之役故也方慶之之入洛也正當魏孝莊播立之際爾朱榮擁兵內向之初中原擾亂自相屠戮慶之衛送元顥還北而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自銍縣以至洛陽恢復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由是榮黨奉頭鼠竄而魏孝莊卧不安席乘此之會可以清洛陽之廟社復中原之衣冠而使自東晉以來干戈鋒鏑之禍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為也謂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則西開牂柯南平俚洞固嘗曠歲累月以事南蠻兵革未嘗息也謂武帝之憚于勞人耶則南越浮山北抵峴石固嘗用二十萬衆以築淮堰而力役未嘗止也謂武帝之不貪土地耶則函谷以東瑕邱以西固

嘗河南之地以納叛臣而土地未嘗棄也而獨于洛陽之役則一切委之元顥而莫之問慶之之在洛陽獨以七千之兵抗爾朱榮十倍之衆形單勢弱顧請益兵而帝乃納元顥之間遏寢而不報此何為也耶機會如此勝捷如此而不知帝此之勢以定中原卒使孝莊爾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歡則挾魏孝靜以居河北宇文泰則挾魏孝文以入關中元魏更迭八主分為東西而武帝之在江東猶自若也帝之所以保護江東固為善矣而神州赤縣甘使陸沈帝其謂何哉武帝揚兵以討爾朱而以元顥主魏甚矣其失也原帝之意豈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晉晉之送蒯聵于衛而責其厚報耶向使

武帝因慶之之勝傳檄天下因爾朱殘虐之禍而大興江東之衆以進屯洛陽則舉三齊以遂愿豈但邢杲而已豈意慶之之出專為元顥之復國而初未嘗明恢復中原之謀自元顥敗後尚以江東之兵三送元氏而為魏主則是武帝之惑惑蓋終身不解也抑嘗觀之陳慶之之師入洛陽是歲大通元年帝于是歲初尚佛法釋御服被法衣以身為禱武帝至是蓋為佛法之牽制朝夕從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九年六月慶之入京師魏孝莊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設救苦齋八月爾朱榮向洛攻殺元顥而帝方在建康設無遮會三年爾朱兆廢元曄奉節閔為帝而帝方在建康設般若經

逮至大同元年東西兩魏相攻南師大舉北伐此宜可以進乘兩國之敝矣而遂下詔班師因與東魏講和自是之後縱意事佛凡三度捨身而强寇陸梁竟莫之問以此而觀武帝之在江東事佛則力而征伐則不力說經則暇而闢土地則不暇此其所以享國雖長而規模淺狹也

吳明徹淮南之鑑第十

臣聞國于江東者强則守河其次則守淮又其次則守長江長江之境自西陵至　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荆楚者長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荆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當以上流爲重蓋自蕭梁之亂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蕭詧則

江左上流已非陳有矣而又自江而北盡入高齊自嶺而南衆歸蕭勃建立弱小而割據分起固驅除無從也陳宣帝以英武之資承二祖之烈斷然聞朝臣之異論而奮武以攻齊吳明徹之師一出而緣江列戍望望歸附壽陽之戰一舉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數十萬之衆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為陳有起江東之弱以虎視高齊寔自壽陽之役始當此之時齊政荒亂政由群小壽陽既陷而齊之君臣荒樂自如且謂假使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則長驅席勝以取亂侮亡者其機似不可失也而吳明徹自壽陽策命之後遽還遠康而總師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則是舉千鈞之弩特

為鼷鼠發機耳迨夫周既併齊地而明徹始進兵以爭徐兗不亦晚乎嗚呼陳之取齊不取之于不肖子孫荒淫之時而欲強奪于強有力者既得之後甚矣其不知量也覘宇文泰自高歡啟難之初躬以兵衛孝文以入關既而陰陳興圖以造周之業盤據于四關之內蓋已數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繼以附于秦則後周之勢愈強而荊楚之西門殆不可以驟攻為陳之計者莫若東從海道以舉山東既得山東則其力自可以敵秦長江之上流既與周人共之而周陳之勢兩強相衡昧知其孰勝也奈何首陽之役克復淮南兵在陳人可以進圖山東之勢併力而攻之取齊易矣而陳人莫之行自大

建五年吳明徹已破齊軍進至呂梁而又四年則彷徨于呂梁之間未嘗頃步進也迨至周人汾晉之捷山東河北之地盡入于周而東西二秦遂合為一則周有餘力雌雄判矣而陳人方且進淮南之師崛強以爭徐兗呂梁之戰僅得一勝而王軌大軍已入淮口至使明徹之軍進退無助返遇周人厚集之陣摧亡不支以此而觀則汾晉舉齊之後陳人之出而與周角是乃趣周人之戰而攜之兵耳曷若移敵國之兵而先發以取齊全齊既舉則周人且逡巡以退避而何敢出爭于徐兗之間惟其志謀不廣進取不力雖履可舉之會乃撫其機而不發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歸守江東也亦常觀

周人取齊之迹乎方齊政之荒亂周人覘知之遂謀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總管俱出自齊王憲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舉全師直至河陰猶以為撫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則遽回軍以指臨青而周高祖則又親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齊軍大潰諸將謀撫師而高祖勃然作色進而入并又進而入鄴又進而降齊主于青州蓋自吳以下其進圖中原者亦嘗有如是之舉乎故嘗謂江左之建國吳晉宋齊梁陳是不一執而師之迭出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失有五廟議不先定王師不大舉乘輿不親征諸將不分攻勝兵不勇進觀其拜表輒行者朝論初不之許請問籌策者謀主一無所言又

安有先議撫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討石勒之暴者鎧仗才給三千抗佛貍之强者精卒不踰五萬又安有六總管之師同時並出如周之盛者乎晉元帝自瑯琊一入江東而終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關中一歸建康而其後不復再舉雖英才如吳之大皇而攻城畧地不出襄陽合淝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嘗親駕戎輅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親屯汾曲以督諸軍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陽即不出壽春出壽春即不出廣陵遠攻之兵入灞上則不入金墉入金墉則不入廣固譙城洛陽之師進無旁助灞上枋頭之軍退無後距又安有步騎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盛者乎赤壁之役至

荆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進雖大捷如淝水之戰而不力進以舉燕秦深入如關中之勝而不少留以圖魏夏又安有如周之席勝入并入鄴而又追逐于廣固以降齊主者乎嗚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時君大舉以圖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齊則兵戈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後能蕩平之也知此則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復中原者夫豈江東之罪也哉

江東十鑑終